

清末民初軍國民教育 體育思想的形成 (下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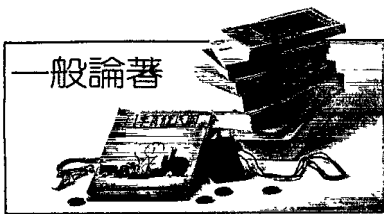
許義雄／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授

二、萌芽期

光緒28年(1902)初，奮翮生(本名蔡鐸)，在「新民叢報」創刊號發表「軍國民篇」乙文，算是中國近代教育資料中，最早提及「軍國民」乙詞的文獻。蔡氏就軍國民的意義，中國缺乏軍國民的原因，當時列強之軍備、軍國民建造方法等四方面，詳加論列，倡行軍國民教育。(36)蔡氏舉日人之看法，認為軍人之智識，軍人之精神，軍人之本領，不獨限之從戎者，凡全國國民皆宜具有之；並指出，居今日而不以軍國民主義普及四萬萬，則中國其真亡矣。

至於中國缺乏軍國民之原因，蔡氏則列出教育、學派、文學、風俗、體魄、武器、鄭聲及國勢等八項。在教育方面，蔡氏慨嘆歐美諸邦之教育，在陶鑄青年之才力，使之將來足備一軍國民之資格。中國之教育，在摧殘青年之才力，使之

將來足備一奴隸之資格。以腐壞不堪之奴隸，戰彼勇悍不羈之國民，豈能不敗！在學派方面，認為非一洗數千年之舊思潮而更新之，則中國國民其永就沈淪之途已。在文學方面，蔡氏批評中國之詞人，莫不摸寫從軍之苦與戰爭之慘，從未有謂從軍樂者。而中國之小說，非佳人則才子，非狐則妖，非鬼則神，或離奇怪誕，或淫褻鄙俚。其思想皆不出野蠻時代之範圍，此中國之所以廉恥掃地，而聰明才力，所以不能進步也。在風俗上，「好漢不當兵，好鐵不打釘」，雖窮鄉僻野之愚夫愚婦，亦當道之，而長者每持此以為警勵後生之格言。但日本社會上之於軍人也，敬之禮之，惟恐不及。其入營也，親族鄰里，饋資以饋之，交樹長幟以祝之，厚宴以饗之，贈言以勵之。子弟之從軍也，父母以為榮；兄長以為樂。蔡氏指出，「以吾國之賤丈夫而與彼



勁錚無前之國民兵戰，是猶投卵於石，熱雪於爐而已。」(37)在體魄方面，蔡氏除推崇嚴復所著「原強」之眼光外，對中國之體弱，有下列的描述：「體魄之弱，至中國而極矣，人稱四萬萬，而身體不具之婦女居十之五，嗜鴉片者居十之一二，埋頭窗下久事呻吟，龍鍾憊甚而若廢人者居十之一，其他如跛者聾者盲者啞者疾病零丁者，以及老者少者，合而計之，又居十分之一二，綜而核之，其所謂完全無缺之人，不過十之一二而已。此十分之一之中，復難保其人人孔武可恃，以此觀之，即歐美各強棄彈戰而取拳門，亦將悉為所格殺矣。」(38)所以蔡氏說：「昔斯巴達之雄霸希臘，羅馬之特立歐洲，蒙古韃靼人之橫行東方，日耳曼蠻族之戰退羅馬人種，非有所謂絕倫之智慧者也，

不過體力強悍，烈寒劇暑風雨飢餓皆毅然耐之，而不覺其苦而已。蓋有堅壯不拔之體魄，而後能有百折不屈之精神，而後能有鬼神莫測之智，而後能負有長遠而開拓世界也。」(39)因此，「體操一端，各國莫不視為衣服飲食之切要。凡關係體育之事，獎勵之方，無微不至，曰競漕，曰擊劍，曰競走，曰擊球，曰海泳，曰打靶，曰相撲，曰競馬，曰競射，曰競輪（以足踏車競走也），優者爭以重資贈之，或獎以寶星，甚至顯職碩儒，亦有逐隊競爭，欲博此名譽者，習染既久乃成為風俗。」(40)另外，在武器方面，蔡氏說：「支那無固有之武器，其所謂武器者，非殺人之具而威嚇人之具也。即無武器，何足言戰，其所謂戰，與日本歐美諸國懸絕。」(41)在音樂方面，蔡氏說，自秦漢以

至今日，皆鄭聲也，靡靡之音，哀怨之氣彌滿國內，何得有剛毅沈雄之國民。在國勢方面，蔡氏認為中國近二千年來，因無強大敵國外患，故而國民之憂患心與競爭心遂益不振。

蔡氏盱衡當時俄、美、英等列強，莫不以擴張軍備為國是，但蔡氏認為：「迄今以往，吾不欲中國之競言軍備，而欲其速培養中國國民能成軍人資格，資格既備，則國家不備一卒而外虜無越境之虞。偶有外衅，舉國皆干城之選矣。」(42)軍國民何不實施。

一方面，蔡氏認為軍國民之建造，必先陶鑄國魂。而所謂國魂，係「國家建立之大綱，國民自尊自立之種子，其于國民之關係，也如戰陣中之司令官，如航海之指南針，如槍礮之照星，如星辰之北斗，



夜光不足喻其珍，千將不足喻其銳者焉。

，日月不足喻其光明，海嶽不足喻其偉大，數千年之訓詁家而不足以釋其字義，聚凌雲雕龍之詞人騷客而不足以形容其狀貌，聚千百之理化學士，而不足以剖化其原質，孟子之所謂浩然之氣，老子之所謂道。

」(43)

蔡氏並舉世界類似國魂之國家，他指出，日本之武士道，大和魂；德國之祖國歌；美國之孟魯（門羅）主義；俄國之斯拉夫人種統一主義，皆為該國之國魂，乃淵源於歷史，發生於時勢，有哲人以鼓鑄之，有英傑以保護之，有時代以涵養之，乃達含弘光之域，然其得之也非一日，而以漸其得之艱，則失之也亦匪易，是以有自國民之流血得之者焉，有自偉人之血淚得之者焉，有因人種天然之優勝力而自生

蔡氏表示在腦海中，有中國的國魂在，至於什麼是中國的國魂，蔡氏並未提及，但對有人以「革命」及「排異族」為中國特色的說法，卻不以為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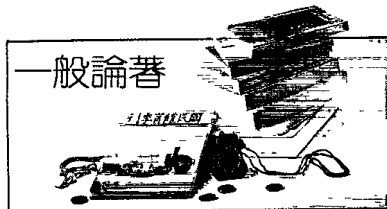
其後，與蔡氏有師承關係的梁啟超，於光緒29年（1903）二月發表「尚武論」乙文，呼應蔡氏「軍國民篇」的主要觀點。梁啟超認為，中國人不像東西諸國之重視國魂，在於鄙諺「好鐵不打釘，好漢不當兵」所致，在習俗濡染之下，對軍人的看法，不啻是惡少無賴之代名詞，其號稱武士者，直視為不足齒之儔。梁氏指出，東西諸國之待軍人，尊之、重之、敬之、禮之、馨香尸祝之。舉國人之精神，莫不萃於此點。一切文學詩歌、小說音樂，無不激揚蹈厲，務激發國民之

勇氣，以養為國魂。而中國則是凡所接觸於耳目者，無一不頹損人之雄心，銷磨人之豪氣，惡風潮之所漂盪，無人不中此惡毒如疫症之傳染，如肺病之遺種，雖有雄姿英發之青年日摩，而月刃之不數年間，遂頹然如老翁，靡然如弱女。(44)

所以，梁氏特重尚武，以救時弊。梁氏說：「尚武者，國民之元氣，國家所恃以成立，而文明所賴以維持者也。苟無尚武之國民鐵血之主義。則雖有文明，雖有智識，雖有眾民，雖有廣土，必無自立於競爭劇烈之舞台。」(45)

梁啟超舉出斯巴達因有嚴酷之軍人教育，而能雄霸希臘，與雅典狎主齊盟；德國首創舉國皆兵之法，乃能催奧仆法，偉然雄視於歐洲；俄國因有頑獷之蠻力，驚忍之天性，而能勢力日盛，將奪條頓人之

勇氣，以養為國魂。而中國則是凡所接觸於耳目者，無一不頹損人之雄心，銷磨人之豪氣，惡風潮之所漂盪，無人不中此惡毒如疫症之傳染，如肺病之遺種，雖有雄姿英發之青年日摩，而月刃之不數年間，遂頹然如老翁，靡然如弱女。(44)



統緒，代為世界之主人翁；日本因有武士道，大和魂，且汲汲於體育之事務，使國民皆具軍人之本領，皆蓄軍人之精神，而能冠絕聯軍，

使白人頹首傾側。梁啟超指出，此數國者，其文化之淺深不一轍，其民族之多寡不一途，其國土之廣狹不一致，要其能馳聘中原屹立地球者，無不恃此尚武之精神，搏搏大地莽莽，萬國盛衰之數胥視此矣。

因此，梁啟超除列舉國弱之因素外，(46)特別主張藉下列三力，以養尚武精神。

(一)心力：心力散渙，勇者亦怯；心力專凝，弱者亦強。是故報大仇，雪大恥，革大難，定大計，任大事，智士所不能謀，鬼神所不能通者，莫不成於至人之心力。今外人逼我，其圍日狹，其勢日促，直不啻以百萬鐵騎，蹙我孤軍於重圍之中

矣。舍突圍向前之一策，更無所謂生路，望我同胞激其熱誠，鼓其勇氣，無奄奄斂手以待斃也。

(二)膽力：人間世一切之境界，無非人心所自造，我自以為難以為畏，則其心先餒，其氣先懾。斯外境得乘其虛怯而窘之，若悍然不顧，其氣足以相勝，則置之死地而能生，置之亡地而能存。國之興亡亦然，不信之人而信之己，國民自信其興則國興；國民自信其亡則國亡。望我同胞奮其雄心，鼓其勇氣，無畏首畏尾以自餒也。

(三)體力：體魄與精神有密切之關係。有健康強固之體魄，然後有堅忍不屈之精神。是以古之偉人，其能負荷艱鉅，開拓世界者，類皆負絕人之異質，耐非常之艱苦。歐洲諸國，靡不汲汲從事於體育，體操而外，凡繫劍、馳馬、蹴鞠、角觝、

射鎗、浮泳、競渡諸戲，無不加意獎勵，務使舉國之人，皆具軍國民之資格。望我同胞練其筋骨，習於勇力，無奄奄頹憊以坐廢也。

梁啟超對中國文弱之批判，雖有其憤激的一面，但在列強諸國「汲汲於體育事務」、「人人均具軍國民之資格」，而雄視世界的情勢及壓力下，他之所以要積極主張「望同胞練其筋骨，習於勇力」，以體現尚武精神，自不難想見其真正意圖之所在。

事實上，在此之前，直隸總督袁世凱於光緒28年7月8日（1902.8.11）擬定了小學堂、中學堂及師範學堂的暫行章程，並依體能分別授以柔軟體操、器具體操、兵式操(47)。隨後，清廷並於是月12日（1902年8月15日），頒布由張百熙所擬定的欽定學堂章程，其中規定



，蒙學堂、及尋常小學堂每日一節體操課，其課程內容為整齊步伐、演習體姿、柔軟體操及器具操。高等小學堂每隔一日一節體操課。中學堂及高等學堂都規定每週兩節體操課。中學體操一、二學年練習器具操，三、四學年練習器具操兼兵式操。高等學堂體操課的內容是「兵式體操」(48)。就其課程設定背景看，欽定學堂章程可以說是清廷注意軍國民教育之始，但未及實施，即行廢止。不過，在朝野強兵圖存的共同理念下，已為光緒29年(1903)奏定學堂章程中的新教育制度開啟了發展的契機，更為軍國民教育奠定了穩固基礎。

此時，社會輿論，亦多力倡軍國民教育，就中，或主張欲謀國之強盛，必使人人有軍國民的資格，認為中國欲自強「非全國皆兵，人

自為戰，無能濟者」，揭發處民族競爭之世，必須鼓舞國民獨立精神，認為自今日即提斯精神，操練體魄，猶可以自救；或分析世界大勢與教育方針，力主教育應謀體育、德育、智育之調和，並使舉國團結一致，對外競爭(49)；或譯介「武備教育」及「軍國民教育」，廣泛宣傳，大力推廣。其中，雖不乏宏論，惟類多原則性之建議，創意較少。但蔣百里所譯「軍國民之教育」乙文，不止加入譯者之創見，且立論精闢，並條陳具體方策，頗能發人深省。

蔣氏曾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，對軍國民教育，自有深入的體驗。蔣氏一方面認為軍務乃國民之責任，國防為國民之義務，且今日之戰爭，為國民全體之戰爭，而非一人一姓之戰爭，勝敗關係國民禍福

，因而，力主苟不行全國皆兵主義，則不得談天下事；一方面，他指出，軍國民教育，雖倡行於斯巴達，今則全世界皆盛行斯巴達教育。因此，特別強調愛國、公德、名譽心及質素與忍耐等軍人精神教育之重要。

至於實施軍國民教育之具體方策，他認為可分學校、社會及家庭等方面進行(50)。

(一) 在學校方面

他認為，學校者，國民之製造所，國風之淵源，國民職業之預備校也。苟欲組織全體以軍人，則當先自學校始，欲使將來國民有如何之起業心，如何之鍛鍊力，如何之軍人氣質精神，則當先知學校教育之方針。蓋教育之大本，乃與國運相併進。其具體對策，蔣氏認為，一在擴充軍人教育於學校之中；一



在相互配合，變學校為軍隊。

就擴充軍人教育於學校而言，則為：

第一、體操（自徒手體操各個教練及小中隊之教練）：宜由簡以入繁，由易以入難，而尤當視生徒年齡之高下，智識之程度以為準。不取躁急而取漸進，凡一舉一動，必使熟達及確實而後止。小學校以小隊教練為終，中學校以中隊運動為終。

第二、體操外之活動遊戲（行軍、野外演習、射擊、擊劍、旅行、競舟、登山等）：活動遊戲為少年所樂為，宜因其勢而利導之，因地而制宜，必以振起尚武之精神為目的。

第三、軍事上智識之普及：軍事上智識為軍國民之最要件。先教以兵役之義務，次教本國之軍備，海陸

防之要務，戰史上之智識，名將勇士之傳記，外國之軍備戰史等，皆當隨學校之程度適宜以講演之。

總而言之，蔣氏指出，一學校即一軍隊，一國家即一軍隊，苟使全國國民皆知軍事之樂，則不怕敵之乘風破濟而來。

至於變學校為軍隊的辦法，蔣氏強調：

第一、小學校以小隊教練為極度，期五年，其教授為學校正教員及下士。

第二、中學校，師範學校以中隊教練為極度，其教授以休職將校及下士任之。

第三、高等學校，高等師範學校，以演習至大隊為止，且教兵制軍制

戰術戰略等之一部，及國防上各要務。

(二)在社會方面

他認為有三策：

第一、定社會之組織，亦即，以軍隊之組織，組織社會：養成重職分、守紀律、尚俠武之精神，且具至誠質禮、重然諾、蹈高義、緩急相援之義俠心，而出新國民。

第二、振社會之風紀：鼓勵勤苦與尚武。前者為軍國民之要質，在使一國之人，能各人為獨立之生活，其志向堅，其體魄強而後精神可用；後者為軍國民之本分，故宜獎勵體育之發達，凡公眾處，如公園、遊息地等，則以振起習俗，或建立勇士之銅像，或彫刻激戰之繪畫，獎勵擊劍、柔術、相撲、山獵、競舟等，以謀養健全之國民，而發揚我歷史的國粹。

第三、新社會之耳目：凡新聞、演劇、文學、美術等皆足以左右國民之性情，激昂而感化之。故應利導



以振軍國民之精神。

(三) 在家庭方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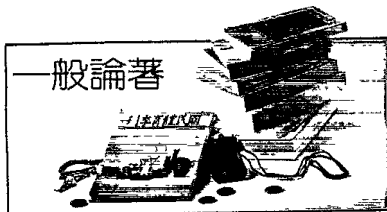
他認為，家庭為學校之始，實一人教育之根本。昔日斯巴達之教育，欲造骨格偉大體力絕倫，躬行高潔之人種，其育兒也；健者留之，否則棄，七歲離家庭，入官立學校，與數千之健兒，偕飲食同起居，其教之也，一偏重於體育，寒暑飢渴，鍛鍊之惟誠。女子亦於別所受武育之教育，故國中男兒無一不魁偉者，乃能區二小地控制希臘，狎主夏盟。其歷史，當一振我邦之風氣。

軍國民教育思想，在「新民叢報」先後由蔡鐸、蔣百里發為言論後，留日學生所創辦的刊物，亦競相提倡⁽⁵¹⁾，以為呼應，如王景芳、尹授一所編輯之「湖北學生界」、浙江同學會所出版的「浙江潮」，

都陸續發表「軍國民教育」之相關文章，極力鼓吹。其中，或力陳軍國民之意義及其普及方法，指出「捨身取義、殺生成仁」乃軍人精神所在，而養成軍人之精神，非先養成武人之精神莫辦。所謂武人精神，則指「人人勇於好戰，相習而成國俗，不畏強禦，不甘文弱」，故「求養成武人之精神，終非國民之必任義務兵莫能。」強調，軍國民主義，為我國當前迫不及待之最急務，是我國國民義不容辭之大責任。因此，主張，欲求普及軍國民思想，「須使全般社會之國民，皆深知軍隊與國家之關係，軍隊與經濟之連屬，軍隊與教育之影響始可有濟」⁽⁵²⁾。一方面，東京留日學生，組成拒俄學生義勇隊，從事訓練，養成軍國民資格，準備一旦國家有事，即束裝赴敵效命；並電告國內

革命團體愛國學社響應。當時學社主持人蔡元培及重要社員吳稚暉，連同南京陸師學堂退學生林力山，章行嚴等合社內體育教員等共九十六人隨即組成義勇隊，並改正名稱為軍國民教育會，分八小隊，早晚訓練⁽⁵³⁾。加以革命黨的刊物，亦多宣傳軍國民之義務，一時軍國民之呼聲，裏應外合，甚囂塵上，頓成思潮主流之一。

光緒 29 年（1903），張之洞、張百熙與榮慶等奏請頒發癸卯學制，即所謂「奏定學堂章程」，其後學務綱要規定，各學堂一律練習兵式體操，以肆武事；並於文高等學堂中，講授軍制戰史戰術等要義，大學堂政治學門，添購各國海陸軍政學，俾文科學生，稍嫻戎略，此等學生入仕後，既能通曉武備大要，即可為開辦武備學堂，兼可為考



察營務之用(54)。

學務綱要雖未明訂軍國民教育的要求，但「各學堂一律練習兵式體操，以肆武事」，目的何在，不言可論。因此，政府法令倡導於前，民間輿論，呼應於後，舉國上下，養成軍國民，已有共識，誠如「大公報」發表「普通學校宜兼課兵學說」(55)乙文所指陳：「今泰西各國所以強者，通國皆學，亦通國皆兵，當韶齡之年而不入學，則罪其父兄，屆弱冠之歲而不當兵，則罪其本身。而凡入學者，無不有以養成其軍人之資格，以備異日干城固圉之選。如軍歌也，測算也，繪圖也，體操也，皆軍人之所不可不學者也。西人不惟於普通學校中設有此數種學科，即幼稚園中亦設有此種學科，蓋欲其童而習之，以便壯而行之，不必待其選入陸師水師等

學校，而始得稱為軍國民也。」該文又說：「西人所設之各種學校，莫不有尚武之精神，寓乎其中，其所以特於普通學校之中，另設陸師水師學校者，實緣近一世紀以來，兵制日備，兵械日精，稱兵士者，非授以專門名家之學，則不能勝任而愉快，非謂普通學校之內，不必兼課兵學也。……中國而不欲興學則已，如欲興學，則凡屬普通學堂，均宜兼設測算、繪圖、體操、軍歌各課，尤宜於閒暇之時，並習打靶技擊，俾學生一經畢業，即具有軍人之資格，其應升入高等學堂者，必先儘陸師水師兩學堂挑選一過，餘始令習他科，如是，則人材眾而民氣強，可以逐漸擴充，而行通國皆兵之制，蓋寓練兵於興學之中，則興學即為練兵之起點，兵出於學，則皆上知愛國，下知愛群，忠信以為甲冑，禮義以為干櫓，萬不致蹈中途譁潰，臨陣退縮之覆轍矣。」言下之意，興學練兵，愛國愛群，乃泰西致強之所由，中國三代以降，文武分途，不興學則已，如欲興學，應使人人均具軍人資格，當不在話下。

「南洋日日官報」也指出：「五洲交通、列強競賽、或角智、或角力、張其勢者，無不以兵。……各國之兵之佔優勝也，以人人皆有軍人之思想。凡為民者，皆入軍籍，一有兵事，無不慷慨振勵，不欲墮其國家之令名，是全國之精神，莫不舉而注重於其兵矣。人人有注重於兵之精神，即人人有軍人之思想。」(56)

總而言之，近代中國軍國民教育的體育思想，在時勢所趨，先有民間的輿論反應，後有法令的順勢



推展，使得在朝野互動中，已逐步形成。其中，特重體育鍛鍊，講究兵士體操，以尚武精神，軍人資格為重要訴求對象，以能禦敵救國，至為顯明，自亦無庸贅言。

註：

36. 奮翮生（蔡鐸）在「新民叢報」發表「軍國民篇」，分別登於第1號、第3號、第7號、第11號，文長約近二萬字，說理論事，均能切中時弊，允稱佳構。

37. 奮翮生 軍國民篇 「新民叢報」第1號 1902 P.88。

38. 奮翮生 前揭書 第3號 pp. 65-66。

39. 40. 同上註，PP.67-71。

42. 43. 奮翮生 前揭書 第11號

P.47-48。

44. 梁啟超在「尚武論」中，從四面分析中國淪為「病夫」的原因

為：一由於國勢之一統，在大一統局面下，一片太平歌舞，四海晏然，而尚武尚力精神被視為「野蠻」的象徵，於是「其心漸弛，其氣漸柔，其骨漸脆，其力漸弱」，從而使國民「冉冉如弱女，溫溫如菩薩，戢戢如馴羊」。二由於儒教之流失，他認為儒家「中庸」倡導「寬柔以教，不報無道」，「孝經」所謂「身體髮膚，不敢毀傷」，加之後世賤儒襲用「老子」「雌柔無動之旨」，這樣便產生了柔性人格：以冒險為輕躁，以任俠為大戒，以柔弱為善人，惟以忍為無上法門。三由於霸者之摧盪，歷代開國君主定鼎之後，深知「我可以武力奪之他人者，他人亦將可以武力奪之我也」於是採取軟硬兩手段政策：硬的是「鋤術」，一人為

剛而萬夫為柔，一人強而天下皆弱；軟的是「柔術」，柔以律令制策，柔之以詩賦詞章，柔之以帖括楷法，柔之簿書期會，柔其材力，柔其筋骨，柔其言論，乃至柔其思想，柔其精神，其結果便是「人心死矣！」。四由於習俗之濡染，在這種柔性文化中，人們普遍的價值取向是「好鐵不打釘，好漢不當兵」，軍人被視為「惡少無賴之代名詞」和「不足齒之儔父」，而表現在藝術和人們的審美情趣中，則小說戲劇「惟描寫才子佳人旖旎冶蝶之柔情」；而管弦音樂則缺乏黃鐘大呂般的雄渾，昂揚向上的基調，流於「柔蕩靡曼亡國哀思之鄭聲」。

一般認為，梁氏的「尚武論」為近代中國對古典柔性文化一



- 次比較系統的理性反省和批判，他提出，造成「東方病夫」現狀的原因，相當複雜，其中，有政治的因素，也有精英文化，如儒道互補的中國文化，更有通俗文化的價值取向和審美情趣等問題。詳見：
- (1) 郭國燦 力的發現 體育與科學 第24期 1989 PP.1-2。
- (2) 蘇競存 梁啟超的尚武思想與民族體育的醒覺 體育文史 1983 PP.23-24。
45. 同註5。
46. 同註44。
47. 多賀秋五郎 「直督袁世凱擬訂學堂暫行章程」 (光緒28年7月8日) 收錄「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」清末編 文海出版社影印 1972 PP.192-198。
48. 中國體育史學會 中國近代體育史 北京體育學院 1989 PP.54-55。
49. 當時輿論對「軍國民教育」，頗多關注，如「游學譯編」(光緒28年10月15日創刊)，首次發行時，即有三篇文章倡導軍國民教育。他如「新民叢報」、「湖北學生界」、「浙江潮」等，亦常發表宏論，支持軍國民教育之推展。
- 另見：
- 方國安 清末民初中國軍國民教育之研究 文化大學碩士論文 未發表 1976 PP.41-44。
50. 蔣百里 軍國民之教育，新民叢報 第22號 1902 PP.42-48。
51. 汪向榮 中國的近代化與日本 百川書局 1988 PP.68-73
52. 「軍國民思想普及論」 見「湖北學生界」 第3期 1903 PP.43-45。
53. 蔣維喬 中國教育會之回憶 東方雜誌 33:1 1936 PP.9-10。
54. 張之洞 「奏定學堂章程」(各學堂兼習兵學條) 台聯國風出版社影印 PP.86-87..另見：東方雜誌 1:4、1904 PP.935。
55. 「普通學校宜兼課兵學說」(錄乙巳6月11日大公報) 見「東方雜誌」2:9、1905 PP.4825-4827。
56. 「論軍世界之人格」(錄乙巳7月6日南洋日日報) 見「東方雜誌」2:9、1905 PP.4799-4803。